



“人间最美四月天”，假日风和日丽，春暖花开，正是出游踏青赏花的好季节，而陕化公司尿素分厂却是一片繁忙景象。

在27万吨造粒塔旁，矗立着的两座高约30米的铁塔，这两座合成塔，见证了陕化公司从建厂投产到发展壮大50多年的历史，现在仍一如既往地每年为我们企业创造着27万吨尿素。

顺着塔身望上去，塔顶平台上两顶帐篷引起了我的注意。负责人说，因为合成塔内部不能见水再加上为方便安全检修，所以用彩条布包得严严实实，从下面看上去就像是两顶帐篷。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我决定沿循环楼登上塔顶。

# 双子塔上的帐篷

吴颖

通往塔顶的是一条十几米左右的铁梯，从循环六楼楼顶大约呈30度左右向上悬空伸到了塔顶平台，当我踏上楼梯的那一刻不由得便心揪了起来，胆颤心惊地迈开了“凌空漫步”顺着这条锈迹斑斑的“天梯”爬上塔顶。此时，站立的高度缩短了视野的距离，远处的楼群、烟囱清晰可见，近在眼前，地面的一切变得那么渺小，不由得一阵眩晕，赶忙收回了视线，钻进顺着围栏搭建的帐篷里。见到了维保分厂尿素检修一班班长马晓峰和技术员宋峰。马晓峰这个已年近半百的老检修工，干起工作是雷厉风行，粗中有细，人们都亲切地称他“老马”。他已经在塔上呆了大半天了，连日的检修使得黝黑的脸庞神情略显疲惫，此时正在平台上进行监护。一个两米高的吊架横跨在塔口上方，白色的安全绳穿过挂在吊架上的滑轮伸进直径70公分的塔口，12根50公分高的螺栓分布在塔口

周围，无声地叙述着拆除大盖时的艰辛。

刚站到旁边就感觉有一股热浪迎面扑来，老马告诉我合成塔里面现在的温度有40多度，用仪表空气从下部朝上对流冷却，温度高的时候，人在里面连安全帽檐都会烤软。站在这30米高直径只有1.4米的合成塔上感到有些摇晃，老马张着干裂的嘴唇对我说：“这算好的，碰到刮大风和轮油锤的情况摆度更大，一般胆小的根本待不住，在这上面能练胆。”他乐观地接着说：“别看这几天有人出门花钱观景，你看咱们这也有‘天梯’也有观景台，既干了活又观了景，还真是一举两得。”

在和老马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的工作程序是把每层塔板的24个专用螺栓卸下，把塔板拆除。24个螺栓在地面也许只需十几分钟，可在合成塔里连腰都伸不直的空间，卸下来一个螺栓真不是易事，要碰到死死的螺丝只能用人力或者砂轮机

打磨。最难的是下面5层相隔30公分旋流板的拆装，每块重达60多斤，要抱起来放到旁边，力气小的根本受不住。在里面作业除了要忍受热浪的炙烤外还得小心翼翼，绝不能损伤塔壁上的保护膜，现在班组的安建喜和刘马欣两人在里面作业，因为仅靠软梯出入极为困难，所以从一点进去就没出来。生产分厂也有专人监护，还送来了饮料防止中暑。

这时里面传来了喊声，老马对我说：“真是说啥来啥，又碰到一个死死的螺丝，算了让我把小刘换出来，年轻娃舍不得苦但咱也不能把娃累着了。”老马一面说着一面给自己腰里绑着安全绳做着下塔的准备。“今天无论多晚也要把塔板拆完，决不能因为我们的进度影响生产。”说着话的功夫他便手脚麻利地钻进了合成塔。我赶紧用镜头留住这最质朴和唯美的画面。

带着敬佩和感动走下来，回头望着两座形如双子的合成塔，回味着老马刚才告诉我的那些话，没有豪言壮语，却也掷地有声。我被这一种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一种忠诚一种坚守，一份担当一份情怀。从这两座高塔下经过的人很多，但也许不会想到塔顶上那两个撑起来的帐篷下正在演绎着人间最美的四月天。（陕化公司）

煤海人生



# 挖荠菜

徐金宁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心中一直都有挖荠菜的情节。每年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时，地里的荠菜也苏醒了，我的挖荠菜情节也随之复活。每年这时，只要能抽出时间，我就会挎起篮子，拎着铲子，带上孩子，欣然迈出家门，迎着温暖的春风，奔向田野，认认真真地挖一次荠菜。

上个周末，我就有幸带着这样的空闲，提篮拎铲，拖家带口，来到田野。然而，因土地的转型，能供我们挖荠菜的麦田真是屈指可数。我们跑了好远的路，就在兴趣快要消失殆尽时，终于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麦田，兴奋地奔过去，提着篮子漫步在这片葱翠的锦缎间，寻觅了良久，仍是不见荠菜踪影，孩子们已失去了兴趣，在旁边打闹嬉戏起来。而我却不灰心，低着头，弯着腰在细心寻觅。突然，一株只有茶杯口大小的荠菜映入我的眼帘，干巴巴、可怜兮兮地蜷缩在土块的干土之上。尽管如此，也足以让我喜出望外了。赶紧蹲下身，小心翼翼地用铲子沿着它的边缘插进土壤里，慢慢割断它纤细的根系，然后将其捏起，轻轻拂去上面的尘土，欣喜地放进篮子里。

这小小的收获带给我希望，再度燃起了我的兴致和激情。我呼喊来孩子，教他们辨识荠菜的形状与特点，然后我们四个人排成一排，一起兴致勃勃地寻找起来。我比刚才更为细心、仔细。头低得更下，腰弯得更深，还时不时用手轻轻拨开绿汪汪的麦苗寻找“惊喜”。

突然，旁边传来了女儿的欢呼声，“看！快看！我也找到了一个。”我们围过去，可不是嘛，一株硕大水嫩的荠菜正在春风中轻轻地摇曳着它那略肥厚的叶子！看着女儿因兴奋与激动而涨得红扑扑的脸，我朝她肯定地点点头。在得到我的确定后，她迫不及待地挥铲挖出，唯恐稍有迟慢它就会悄然溜走似的。在接下来的寻觅中，惊喜不断涌现，或一株独秀，或三两相伴，或四五成群，或全部掩藏于麦苗深处，或半露半掩，或完全裸露在麦畦地畔之上。看着渐渐满起来的篮子，我们的愉悦之情也溢于言表。“回家我给你们包荠菜鸡蛋饺子。”“太好了，太好了！”在欢快的说笑声中，我们满载而归。

我的挖荠菜情节源于童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冬天的主菜就是胡萝卜、土豆和腌萝卜、腌白菜等，没有新鲜的绿色蔬菜。因此，每当春回大地，我们呼朋唤友，提上竹篮，奔向田野去挖那鲜绿的野菜。那时候，麦地里的荠菜真多呀！不一会儿就是满满一筐。回到家，妈妈给我们或做成菜馍浇上辣子水吃，或用开水焯一下凉拌着吃，或下在锅里拌面条吃。不管那种吃法，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荠菜那略带青草清香的味道，慰藉了我们长久缺乏维生素C的胃，让人久久回味，难以忘怀。

现在，随着物资的极大丰富，各式各样的蔬菜一年四季都有供应，各色野菜也都有人工栽培的，荠菜之于我们，仅仅是许许多多选择中的一个。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挖荠菜更多是为了享受春天和煦的春风、温暖的阳光，享受脱下厚重冬装，穿上轻便春装、亲近自然、抛开杂念、放飞心情的一种体验。

我很喜欢野外挖荠菜时的自由放松，更喜欢享受便捷、丰富的现代生活，感激我们生活在一个好时代，生活在一个富强、和平的国度。

(物资集团储运公司)

心香一瓣

# 十里繁花

王贺东

油菜花是最平凡的一种花，它也依旧在自己的坚持与独特吸引着大家的眼光。

其实，油菜花海不是汉中独有的风景。北起大连，南到云南，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映入眼帘，吸引着游客前去欣赏。但奇怪得很，在我心里，位于汉中的这个小县城——勉县的油菜花却令我深深沉迷，不能自已。勉县的油菜花不同于北国的油菜花，这里的油菜花大多很高，能够将我完全笼罩在它的金黄之下。而当我走在这里，不免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成为了仗剑走江湖，笑着油菜花的大

侠，亦或是成为了初看勉县油菜花，便不愿离去的游客。我想任何一个人，都愿意沉浸在这片充满欢乐忘记烦恼的海洋里，用花香让自己沉醉，用景色让自己徜徉。

顺着田间小路，我慢慢地走着，不知不觉间晚霞已经悄然降临。看着远处落日的余晖，我却丝毫没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忧愁，只有笑着看花开花落的怡然自得。于是又到了一天的清晨，我早早出了门，因为我想看看清晨的勉县以及刚刚醒来的油菜地是什么样子的。蓝天、白云、金黄的油菜花，还有独自旅

# 初恋

梅方义



就把棉鞋和手套给李新。李新感冒了，她会第一时间上街为李新买药。李新心情不好，她会递纸条安慰李新。

他们恋爱的消息传得很快，老师反对，同学们也不支持。关于他们“越轨”的传言也越来越多，消息传到班主任刘老师那里，一向很喜欢李新的刘老师又气又急，生怕影响李新的学业。那时候一所乡镇的高中出一个大学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脱离农门踏上了铁饭碗。由于李新平时成绩较好，她成了刘老师的批评对象，刘老师会在李新不在教室的时候点名地批评她。刘老师说，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一路走来，非常不易，我们都要朝着大学这个目标努力奔跑，任何背道而驰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特别是谈情说爱。刘老师说得很严厉，她承受了巨大的思想压力。

1985年高考，他俩双双落榜。那段时间

间李新心情不好，内心非常沮丧，打算放弃高考。关键时刻，她给李新写了一封信，鼓励李新去复读，之后又连写两封，让李新到县一中复读。在她的鼓励下，李新去了县中学补习班。她仍回到原来的学校复读。她说李新之所以没考上大学，是因为谈恋爱的影响。就提出只写信交流，不见面约会。那一年她给李新写了30封信，让李重新拾信心，决战高考。李新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学习成绩提高很快，语文、历史、地理等课本几乎能全部背诵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1986年高考，李新以全县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她再一次名落孙山。上了大学后，李新反复给她写信，鼓励她继续努力，并许诺参加工作之后，一定娶她为妻，让她一辈子都幸福。她却让李新少写信，以免打扰她学习。李新大二的时候，她给李新写了一封信，说她不再复读了，回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并已经结婚了。得到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李新向学校请假，千里回乡找她，李新在她任教的小学校门口见到了她。她说她配不上李新，为了不拖累李新，她结婚了。那天天下着雨，雨水和泪水在李新脸上恣意流淌。她

八年来，我一直背井离乡在汉中勉县工作，可以说汉中的油菜花节让我印象深刻。或许是因为汉中这座城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阳光，而勉县的油菜花海为我奉献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金黄色的殿堂。

记忆中，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金灿灿的一团和气的景色了。虽然我在勉县工作了八年，却鲜有这样的闲暇时光去看看这金黄色的花海。而当忙放下心来，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这一片金色的海洋时，我似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这种气息很温暖，很平淡又很清新。正所谓“娉婷清丽厌奢华，淡淡平平不自夸，羞去院庭争丽地，乐来田野绽黄花。”是的，油菜花没有玫瑰的婀娜多姿国色天香，也没有牡丹的典雅高贵端庄大气，更没有菊花的悠然自得遗世独立，它有的只是一抹独一无二的金黄和那永不掉落的淡淡的芳香。但是纵然是

上高中的时候，李新恋爱了。她和李新同班，长长的头发，苗条的身材，白里透红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李新是班长，学习成绩很好，她经常向李新请教作业，李新也不遗余力地帮她。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青春萌动的时期，李新给她写了一份激情四射的情书，她接受了。他们沉浸在爱河之中，频频约会，互诉衷肠。学校周围的田埂、土路上、小河边都留下他们的身影。她喜欢和李新在一起，李新也喜欢和她单独相处。那些时光，单纯、浪漫而美好。

80年代初的高中生活还比较艰苦，由于离家比较远，为了节省路费，李新两周才能回去一次，每次回家背上半袋米，一瓶咸菜，上课前用铝制的饭盒，放些米，加点水，放在食堂的蒸笼里蒸，放学后到食堂去取饭，顺便买上一毛钱的青菜。食堂一星期只做一次肉，五毛钱一份，但很少有同学去买。她父亲是民办老师，家境相对宽裕，每次回家都能带上一块腊肉，放在饭盒里蒸，吃饭的时候她把饭盒给李新，让李新吃肉，她吃青菜。腊肉和米饭蒸在一起，油都渗到米饭里，吃一口米饭，就一块又咸又香的腊肉，整个胃部都是舒服的。李新不想这样，但实在是拗不过她。学校的冬天是最难熬的，早晨起床要砸开池塘的冰，用凉水洗脸，池水彻骨的凉。早晚天气很冷，也是同学们抢抓的时间，很多同学手脚都冻坏了，还在教室里坚持学习。她怕李新冻着，

# 第六届矿山救援第三届消防救援及第一届医疗救护技术竞赛掠影



徐宝平 巨宏伟 刘朝亮 摄